

## 《无能子》（唐）无能子撰

### 序

无能子余忘形友也，少博学寡欲，长于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。黄巢乱，避地流转，不常所处，冻馁淡如也。光启三年，天子在褒，四方犹兵，无能子寓于左辅景氏民舍，自晦也。民舍之陋，杂处其间，循循如也。昼好卧不寐，卧则笔札一二纸，兴则怀之，而不余示。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巳亥，盈数十纸卷而囊之，似有所著者。余窃得之，多记所传所见，或尝与昆弟朋友问答之言，其旨归于明自然之理、极性命之端，自然无作、性命无欲，是以略礼教而外世务焉。知之者不待喻而信，不知者能无罪乎。余因析为品目，凡三十四篇，编上中下三卷，自与知之者共之尔。余盖具审无能子行止中藏，故不述其姓名，游宦焉。

### 无能子卷上

#### 圣过第一

天地未分，混沌一炁。一炁充溢，分为二仪。有清浊焉，有轻重焉，轻清者上为阳为天，重浊者下为阴为地矣。天则刚健而动，地则柔顺而静。炁之自然也，天地既位，阴阳气交，于是裸虫鳞虫毛虫羽虫甲虫生焉。人者裸虫也，与夫鳞毛羽虫俱焉，同生天地，交炁而已，无异者也。或谓有所异者，岂非乎人自谓异於鳞羽毛甲诸虫者？岂非乎能用智虑耶？言语耶？夫自鸟兽迨乎蠢蠕，皆好生避死，营其巢穴，谋其饮啄，生育乳养，其类而护之，与人之好生避死、营其宫室、谋其衣食、生育乳养、其男女而私之无所异也。何可谓之无智虑耶？夫自鸟兽迨乎蠢蠕者，号鸣啁噪皆有其音，安知其族类之中非语言耶？人以不喻其音而谓其不能言，又安知乎鸟兽不喻人言，亦谓人不能语言耶？则其号鸣啁噪之音必语言尔，又何可谓之不能语言耶？智虑语言，人与虫一也。所以异者形质尔。夫鳞毛羽甲中形质亦有不同者，岂特止与人不同耶？人之中形质亦有同而异者、异而同者，岂特止与四虫之形质异也？嗟乎，天与地，阴阳气中之巨物尔！裸鳞羽毛甲，五灵因巨物合和之气，又物於巨物之内，亦犹江海之舍鱼鳖，山陵之包草木尔。所以太古时，裸虫与鳞毛羽杂处，雌雄牝牡自然相合，无男女夫妇之别、父子兄弟之序。夏巢冬穴，无宫室之制；茹毛饮血，无百谷之食。生自驰，死自仆，无夺害之心，无瘞藏之事，任其自然，遂其天真，无所司牧，濛濛淳淳。其理也居且久矣。无何，裸虫中繁其智虑者，其名曰人，以法限鳞毛羽诸虫，又相教播种以食百谷，於是有耒耜之用。构木合土以建宫室，於是有斤斧之功。设婚嫁以析雌雄牝牡，于是有夫妇之别、父子兄弟之序。为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，於是有丧葬之仪。结罟网罗以取鳞毛羽诸虫，於是有刀俎之味。濛濛以之散，情意以之作，然犹自强自弱

，无所制焉。繁其智虑者，又於其中择一以统众，名一为君，名众为臣。一可役众，众不德凌一。於是君臣之分、尊卑之节。尊者隆，众者同。降及后世，又设爵禄以升降其众，於是贵贱之等用其物，贫富之差得其欲。乃谓繁智虑者为圣人，既而贱慕贵、贫慕富，而人之争心生焉。谓之圣人者忧之，相与谋曰：彼始濛濛淳淳，孰谓之人，吾强名之曰人，人虫乃分。彼始无卑无尊，孰谓之君臣，吾强建之，乃君乃臣。彼始无取无欲，何谓爵禄，吾强品之，乃荣乃辱。今则醜真淳、厚嗜欲，而包争心矣。争则夺，夺则乱，将如之何？智虑愈繁者曰：吾有术焉。於是立仁义忠信之教、礼乐之章以拘之。君苦其臣曰苛，臣侵其君曰叛，父不爱子曰不慈，子不尊父曰不孝，兄弟不相顺为不友不悌，夫妇不相一为不贞不和。为之者为，非不为之者为是。是则荣、非则辱，於是乐是耻非之心生焉，而争心抑焉。降及后代嗜欲愈炽，於是背仁义忠信、逾礼乐而争焉，谓之圣人者悔之，不得已乃设刑法与兵以制之。小则刑之，大则兵之，于是縲继桎梏鞭笞流窜之罪充於国，戈铤弓矢之伐充於天下，覆家亡国之祸绵绵不绝，生民困贫夭折之苦漫漫不止。嗟乎，自然而虫之，不自然而人之，强立宫室饮食以诱其欲，强分贵贱尊卑以激其争，强为仁义礼乐以倾其真，强行刑法征伐以残其生。俾逐其末而忘其本，纷其情、伐其命，迷迷相死，古今不复。谓之圣人者之过也！

### 明本第二

夫所谓本者，无为之为心也。形骸依之以立也，其为常而不殆也，如火之可用以焚，不可夺其炎也；如水之可用以润，不可夺其湿也。取之不有，忘之不无，动之则察秋毫之形、审蚊蚋之音，静之则不见丘山。不闻雷霆；大之可以包天壤，细之可以入眉睫。惚惚恍恍，不来不往；希希夷夷，不盈不亏。巢由之隐、园绮之遁，专其根而独善也。尧授舜、舜授禹、禹授启、汤放桀、武王伐纣，张其机而兼济也。明之者可藏则藏，可行则行，应物立事，旷乎无情；昧之者嗜欲是驰，耳目是随，终日忘用，不识不知。孰能照以无滞之光，委以自然之和，则无名之元，见乎未见之中矣。

### 析惑第三

夫性者神也，命者气也。相须於虚无，相生於自然，犹乎埴簞之相感也、阴阳之相和也。形骸者性命之器也，犹乎火之在薪，薪非火不炎，火非薪不光。形骸非性命不立，性命假形骸以显，则性命自然，冲而生者也。形骸自然，滞而死者也。自然生者，虽寂而常生；自然死者，虽摇而常死。今人莫不好生恶死，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。睹乎不摇而偃者则忧之，役其自然生者，务存其自然死者。存之愈切，生之愈疏。是故沈羽而浮石者也，何惑之甚欤！

### 无忧第四

夫人大恶者死也。形骸不摇而偃者也。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虚而灵，则非生之具也。故不待不摇而偃则曰死，方摇而趋本死矣。所以摇而趋者，凭于本不死者耳，非能自摇而趋者。形骸本死，则非今死，非今死无死矣。死者人之大恶也，无死可畏，则形骸之外，何足洞吾之至和哉。

#### 质妄第五

天下人所共趋之而不知止者，富贵與美名尔。所谓富贵者，足於物尔。夫富贵之亢极者，大则帝王，小则公侯而已。岂不以被袞冕、处宫阙、建羽葆警蹕，故谓之帝王耶？岂不以戴簪纓、喧车马、仗旌旃鈇钺，故谓之公侯耶？不节之以袞冕宫阙羽葆警蹕簪纓车马鈇钺，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！夫袞冕羽葆簪纓鈇钺旌旃车马，皆物也。物足则富贵，富贵则帝王公侯。故曰富贵者足物尔。夫物者，人之所能为者也。自为之反为不为者惑之，乃以足物者为富贵，无物者为贫贱。于是乐富贵、耻贫贱、不得其乐者无所不至。自古及今，醒而不悟。壮哉物之力也！夫所谓美名者，岂不以居家孝、事上忠、朋友信、临财廉、充乎才足乎？艺之类耶，此皆所谓圣人者尚之，以拘愚人也。夫何以被之美名者，人之形质尔，无形质廓乎太空，故非毁誉所能加也。形质者囊乎，血與乎。滓者也，朝合而暮坏，何有于美名哉！今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趋之，以至於诈伪激者何也？所谓圣人者误之也。古今之人谓其所亲者血属，是情有所专焉。聚则相欢，离则相思，病则相忧，死则相哭。夫天下之人与我所亲，手足腹背耳目口鼻头颈眉发一也，何以分别乎彼我哉？所以彼我者必名字尔，所以疏於天下之人者不相熟尔，所以亲於所亲者相熟尔。嗟乎，手足腹背耳目口鼻头颈眉发，俾乎人人离析之，各求其谓之身体者，且无所得，谁谓所亲耶？谁谓天下之人耶？取于名字强为者也。若以名所亲之名名天下之人，则天下之人皆所亲矣；若以熟所亲之熟熟天下之人，则天下之人皆所亲矣。胡谓情所专耶？夫无所孝慈者孝慈天下，有所孝慈者孝慈一家。一家之孝慈未弊，则以情相苦，而孝慈反为累矣。弊则伪，伪则父子兄弟将有嫌怨者矣。庄子曰：鱼相处于陆，相煦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至哉是言也！夫鱼相忘於江湖，人相忘於自然，各适矣！故情有所专者，明者不为。

#### 第六

#### 真修第七

夫衡镜物也，成於人者也。人自成之，而反求轻重于衡、妍丑於镜者，何也？衡无心而平，镜无心而明也。夫无心之物且平且明，则夫民之有心者，研之以无、澄之以虚，涵澈希夷，不知所如。吾见其偕天壤以无疆，沦颢气而不疲，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矣。夫水之性，壅之则澄，决之则流，升之云则雨，沉之土则润，为江海而不务其大，在坎穴而不耻其小，分百川而不疲，利万物而

不辞，至柔者也。故老聃曰：柔弱胜刚强，则舍神体虚、专气致柔者，得乎自然之元者也。夫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自然感应之理也，故神之召气、气之从神犹此也。知自然之相应，专玄牝之归根，则几乎悬解矣。夫鸟飞於空，鱼游于渊，非术也，自然而然也。故为鸟为鱼者，亦不自知其能飞能游，苟知之，立心以为之，则必堕必溺矣。亦犹人之足驰手捉、耳听目视，不待习而能之也。当其驰捉听视之际，应机自至，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者。久得其常者济夫浩然，而虚者心之自然也。今人手足耳目，则任其自然而驰捉听视焉，至於心，则不任其自然而挠焉。欲其至和而灵通也难矣。

无能子卷中

文王说第一

吕望钓于渭滨，西伯将畋，筮之，其繇曰：非熊非罴，天遗尔师。及畋得望，西伯再拜，望钓不辍，西伯拜不止。望箕踞笑曰：汝何为来哉？西伯曰：殷政荒矣，生民荼矣，愚将拯之。思得贤士。望曰：殷政自荒，生民自荼，胡与于汝？汝胡垢予？西伯曰：夫圣人不藏用，以独善於己。必尽智以兼济万物，岂无是耶？望曰：夫人与鸟兽昆虫共浮於天地中，一气而已。犹乎天下城郭屋舍，皆峙于空虚者也。尽坏城郭屋舍，真空常空；若尽杀人及鸟兽昆虫，其气常炁。殷政何能荒耶？生民何谓荼耶？虽然，城郭屋舍已成不必坏，生民已形不必杀，予将拯之矣。乃许西伯同载而归。太颠、闾夭私於西伯曰：公刘后稷之积德，累功以及於王。王之德充乎祖宗矣。今三分天下，王有其二，亦可谓隆矣。吕望渔者尔，王何谓下之甚耶？西伯曰：夫无为之德，包裹天地；有为之德，开物成事。轩辕、陶唐之为天子也，以有为之德，谒广成子於崆峒、叩许由於箕山，而不获其一顾。矧吾之德未迨乎轩、尧，而卑无为之德乎？太颠、闾夭曰：如王之说，望固无为之德也。何谓从王之有为耶？西伯曰：天地无为也，日月星辰运於昼夜，雨露霜雪零于秋冬，江河流而不息，草木生而不止，故无为则能无滞，若滞于有为，则不能无为矣。吕望闻之，知西伯实于忧民，不利于得殷天下。于是乎率与之兴周焉。

首阳子说第二

文王歿，武王伐纣灭之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谏曰：父死不葬，而起大事、动大众，非孝也；为臣弑君，非忠也。左右欲兵之。武王义而释之。伯夷、叔齐乃反隐首阳山，号首阳子。夫天下自然之时，君臣无分乎其间。为之君臣以别尊卑，谓之圣人者以智欺愚也。以智欺愚，妄也。吾与汝尝言之矣。妄为君臣之中，妄殷有称妄殷之中，妄辛有称妄辛之中，妄暴妄虐以充妄欲，姬发之动亦欲也。欲则妄，所谓以妄取，妄者也。夫无为则淳正而当天理，父子君臣何有哉？有为则嗜欲而乱人性，孝不孝，忠不忠，何异哉！今汝妄吾之尝言，又

以妄说突其妄兵，是求义声也以必朽之骨，而迎虚声，是以风掇焰也。姬发不兵汝幸也，兵之而得义声，朽骨何有哉。夫龙暴其鳞、凤暴其翼，必同於渔者弋者。悲乎，殆非吾之友也！夷齐于是逃入首阳山，罔知所终。后人以为饿死。

### 老君说第三

孔子定礼乐、明旧章、删诗书、修春秋，将以正人伦之序、社乱臣贼子之心，往告於老聃。老聃曰：夫治大国者若烹小鲜，蹂於刀几则烂矣。自昔圣人创物立事。诱动人情，人情失于自然，而夭其性命者纷然矣。今汝又文而縻之，以繁人情。人情繁则怠，怠则诈，诈则益乱。所谓伐天真而矜己者也。天祸必及。孔子惧，然亦不能遂已，既而削迹於卫，伐树于宋，饥於陈蔡，围於匡。皇皇汲汲，几于不免。孔子顾谓颜回曰：老聃之言，岂是谓乎！

### 孔子说第四

孔子围於匡，七日弦歌不辍。子路曰：由闻君子包周身之防，无一朝之患，夫子圣人也，而饥於陈。围于匡，何也？然而夫子弦歌不辍，罔有忧色，岂有术乎？孔子曰：由来语汝，夫是非邪正由乎人，厚薄悬乎分，通塞存乎时。日月之照，不能免薄蚀之患；圣贤之智，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数。君子能仁於人，不能使人仁於我。我能义于人，不能使人义于我。匡之围，非丘之罪也，丘亦不能使之不围焉。然而可围者，丘之形骸也。丘方惚无形于冲漠，沦无情於杳冥，不知所以忧，故偶谐於弦歌尔！言未几，匡人解去。

原宪居陋巷，子贡方相于卫，结骑联驷访宪焉。宪摄弊衣，子贡曰：夫子病耶？宪曰：宪闻德义不修谓之病，无财谓之贫。宪贫也，非病也。子贡耻其言，终身不敢复见宪。仲尼闻之曰：赐也言失之也。夫拘於形者不虚，存於心者不淳。不虚则思之，不清不淳则其心不贞。赐也近于骄欲，宪近於坚白，比之清浊，将去几何！

### 第五

### 范蠡说第六

范蠡佐越王句践灭吴、杀夫差，与大夫种谋曰：吾闻阴谋人者，其祸必复。夫姑苏之灭、夫差之死，由吾与子阴谋也。况王之为人也，可与共患，不可共乐，且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理也。吾将退，子其偕乎？大夫种曰：夫天地之於万物也，春生冬杀，万物岂于冬杀而反祸天地乎？吾闻圣人不贵乎独善，而贵乎除害成物。苟成於物，除害可也。是以黄帝杀蚩尤，舜去四凶，我今除吴之乱，成越之霸，亦成物除害尔，何祸之复我哉？况王方以灭吴，得子与我必相始终，子无遽於退也。范蠡曰：不然，夫天地无心，且不自宰，况宰物乎？天地自天地，万物自万物，春以和自生，冬以寒自杀，非天地使之然也。圣

人虽有心其用也，体乎天地，天地虽无心，机动则应，事迫则顺，事过则逆，除害成物，无所憎爱，故害除而无祸，物成而无福。今王以怨吴之心，禄我与子，以取其谋。我与子利其禄，而谋吴以灭人为功，以报禄我者。人之奸也。自谓天地之生杀，圣人之除害成物，不其欺耶？大夫种不悦，疑之不决，范蠡竟辞勾践，泛扁舟於五湖。俄而越杀大夫种。

### 宋玉说第七

屈原仕楚为三闾大夫，楚襄王无德，佞臣靳尚有宠，楚国不治。屈原忧之，谏襄王，请斥靳尚，王不听，原极谏，其徒宋玉止之曰：夫君子之心也，修乎己不病乎人，晦其用不曜於众，时来则应，物来则济。应时而不谋己，济物而不务功，是以惠无所归，怨无所集。今王方眩于佞口，酣於乱政，楚国之人，皆贪靳尚之贵而响随之。大夫乃孑孑然挈其忠信，而叫譟其中，言不从、国不治，徒彰乎彼非我是，此贾仇而钓祸也。原曰：吾闻君子处必孝悌、仕必忠信，得其志虽死犹生，不得其志虽生犹死。谏不止。靳尚怨之，谗於王而逐之，原彷徨湘滨，歌吟悲伤。宋玉复喻之曰：始大夫孑孑然挈忠信，而叫噪于群佞之中，玉为大夫危之，而言之旧矣。大夫不能从，今胡悲耶？岂爵禄是思、国坏是念耶？原曰：非也，悲夫忠信不用、楚国不治也。玉曰：始大夫以为死孝悌忠信也，又何悲乎？且大夫貌容形骸，非大夫之有也，美不能丑之，丑不能美之，长不能短，短不能长，强壮不能尪弱之，尪弱不乱强壮之。病不能排，死不能留，形骸似乎我者也，而我非可专一一身。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国由我理，大夫之惑亦甚矣！夫君子寄形以处世，虚心以应物，无邪无正、无是无非、无善无恶、无功无罪，虚乎心，虽桀纣躄跖非罪也；孝乎心，虽尧舜夔契非功也。则大夫之忠信、靳尚之邪佞，孰分其是非耶？无所分别，则忠信邪佞一也。有所分则分者，自妄也。而大夫离真以袭妄、恃己以黜人，不待王之弃逐，而大夫自弃矣。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信，而又悲之，而不能自止，所谓兼失其妄心者也。玉闻上达节、中守节、下失节，夫虚其心而远於有为者，达节也；存其心而分是非者，守节也；得其所分又悲而挠之者，失节也。原不达，竟沈汨罗而死。

### 商隐说第八

汉高帝嬖于戚姬，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盈，大臣不能争，吕后危之，谋於留侯张良。良曰：夫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成非常之事。良闻商洛山遁者四人，曰夏黄公、角里先生、东园公、绮里季，上尝召不能致，今太子实能自卑以求之，四人且来，来而宾太子，此善助也。吕后如良计，遣吕泽迎之。四人始耻之，既而相谓曰：刘季大度，又知所以高我，求我不得，惭己而已矣。吕雉女子，性复惨忍，其子盈不立，必迫於危，危而求我，安危卜于我也。求我不得

，必加祸於我，姑俞之可也。乃来。一日偕太子进，高祖见而问之，四人咸自名，帝愕然曰：吾尝求之而不从吾，何谓从太子？四人曰：陛下慢人，我义不受辱。太子尊人，我即以宾游。帝谢之，指谓戚姬曰：太子羽翼成矣，不可摇也。吕后德之，将尊爵之。四人相谓曰：我之来，远祸也，非欲於心也。盈立则如意黜，吕雉得志则戚姬死，今我惧祸，成盈而败如意，欢吕后而愁戚姬，所谓废人而全己，殆非杀身成仁者也。复将忍耻爵于女子之手，以立于廷，何异贼人夕入人室，得金而矜富者耶！乃复商山。吕后不能留，张良亦悟于是，屏气绝谷而退居尔。

### 严陵说第九

光武微时，与严陵为布衣之交。及即位，而陵方钓於富春渚。光武思其旧、慕其贤，躬往聘之。陵不从。光武曰：吾与子交也，今吾贵为天子，而子犹渔，吾为子耻之。吾有官爵可以贵子，金玉可以富子，使子在千万人上，举动可以移山岳，叱咤可以兴云雨，荣宗华族，联公继侯，丹牖宫室，杂沓车马，美衣服，珍饮食，击钟鼓，合歌舞，身乐于一世，名传於万祀，岂与垂饵终日、汨没无闻，校其升沉荣辱哉？可为从于我也。陵笑曰：始吾交子之日，而子修志，意乐贫贱，似有可取者。今乃夸咤眩惑妄人也。夫四海之内，自古以来以为至广大也。十分之中，山岳江海有其半，蛮夷戎狄有其三，中国所有一二而已。背叛侵袭征伐战争未尝贴息，夫中国天子之贵，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，征伐战争之内自尊者尔。夫所谓贵且尊者，不过於一二分中，徇喜怒、专生杀而已；不过一二分中，择土木以广宫室、集缁帛珍宝以繁车服、杀牛羊、种百谷以美饮食，列姝丽、敲金石以悦视听而已。嗜欲未厌，老至而死。丰肌委於蝼蚁，腐骨沦於土壤。匹夫匹妇一也，天子之贵何有哉？所谓贵我以官爵者，吾知之矣。自古帝王与公侯卿大夫之号，皆圣人强名以等差贵贱，而诱愚人尔。且子今之帝王之身，昔之布衣之身也，今人虽帝子，而子自视之何异於昔？盖以诱我於强名，而使子悦而夸咤也。今又欲以强名公侯卿大夫诱我，非愚我耶？夫强名者众人皆能为之，我苟悦此，当自强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。何须子之强名哉？子必曰官爵者，以其富贵其身也。官爵实强名也，自我则有富贵之实，不自我则富贵何有哉？夫所谓官爵富贵者，亦不过于峨冠鸣玉、驱前殿后、坐大厦被鲜服、耳倦丝竹、口饫膏鲜，皆子所诱我之说而已。子所诱我者，不过充欲之物而已。夫车马代劳也，骐骥款段一也；屋宇庇风雨也，丹牖篷茅一也；衣服蔽形也，绮纨韦布一也；食粒却饥也，椒兰藜藿一也。况吾汨乎太虚，咀乎太和，动静不作，阴阳同波，今方自忘其姓氏，自委其行止，操竿投缕，泛然如寄，又何暇桎其肢体、愁其精神、贪乎强名而充乎妄欲哉！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，与子之有天下何异哉？同乎求为中国所尊者尔，岂忧天下者耶

？今子战争杀戮不知纪极，尽人之性命，得己之所欲，仁者不忍言也，而子不耻，反以我渔为耻耶？光武惭，于是不敢臣陵焉。

### 孙登说第十

孙登先生隐苏门山，嵇康慕而往见之，曰：康闻蜉蝣不能知龟龄，燕雀不能与鸿期。康之心，实不足以纳真诲，然而日月之照，何限乎康庄堦墀；雨露之润，罔择乎兰荪萧艾。先生理身固命之余，愿以及康，俾康超乎有涯，遨乎无垠。登久应之曰：夫杳杳冥冥，有精非精；浑浑淳淳，有神非神。精神甚真，离之不分，留之不存，孰谓固命，孰谓理身，孰为有涯，孰为无垠？然而虚无之中，绵绵相循，出入无迹，为天地之根。知之者明，得之者尊。凡汝所论，未窥其门。吾闻诸老聃曰：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，且夫蚌以珠剖，象以齿焚，兰煎以膏，翠拔以文。常人所知也。汝有藻饰之才，亡冥濛之机，如执明烛，煌煌光辉，穹苍所恶也。吾尝得汝贻山巨源绝交书，其间二大不可、七不堪，皆矜己疵物之说，时之所憎也。夫虚其中者朝市不喧，欲其中者岩谷不幽。仕不能夺汝之情，处不能济汝之和。仕不累，不仕则已，而又绝人之交，增以矜己疵物之说，啁噪于尘世之中，而欲探乎永生，可谓恶影而走於日中者也。何足闻吾之诲哉。康眩然如醒，后果以刑死。

### 无能子卷下

#### 答通问第一

无能子贫，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饥，嗟吟者相从焉。一日兄之子通谓无能子曰：嗟寒吟饥有年矣，夕则多梦禄仕，而丰乎车马金帛。梦则乐，寤则忧，何可获置其易哉！无能子曰：昼忧夕乐均矣，何必易哉。通曰：夕乐梦尔。无能子曰：夫梦之居屋室乘车马被衣服进饮食悦妻子憎仇讎，忧乐喜怒，与夫寤而所欲所有为者，有所异耶？曰：无所异。无所异，则安知寐而为之者梦耶？寤而为之者梦耶？且人生百岁，其间昼夕相半，半忧半乐，又何怨乎？夫冥兮虚而专常者，王侯不能为之贵，厮养不能为之贱，玉帛子女不能为之富，藜羹糝缕不能为之贫，则忧乐无所容乎其间矣。动乎情而属乎形者，感物而已矣。物者，所谓富贵之具也；形与物，朽败之本也，情感之而忧乐之，无常也。以无常之情萦朽败之本，寤犹梦也，百年犹一夕也。汝能冥乎虚而专乎常，则不知所以饥寒富贵矣。动乎情而属乎形，则昼夕俱梦矣。汝其思之。

#### 答华阳子问第二

无能子形骸之友华阳子，为其所知迫以仕。华阳子疑问无能子曰：吾将学无心久矣，仕则违心矣，不仕则忿所知，如何其可也？无能子曰：无心不可学，无心非仕，不仕心疑念深，所谓见瞽者临井而教之前也。夫无为者无所不为也，有为者有所不为也。故至实合乎知常，至公近乎无为，以其本无欲而无私



也。欲於中渔樵耕牧，有心也；不欲於中帝车侯服，无心也。故圣人宜处则处，宜行则行，理安于独善，则许由善卷不耻为匹夫；势便于兼济，则尧舜不辞为天子。其为无心一也。尧舜在位，不以天子之贵贵乎身，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。及朱均不肖，则以之授舜，舜授禹，舍其子如疣赘，去天下如涕唾，是以历万祀而天下思。周公，文王之子、武王之弟，天下熟其德矣。以成王在，其势不便于己，故不为天子。以成王幼其势，宜於居摄，故不敢辞。是以全周之祀，活周之民，巍巍成功，其德不亏。此皆不欲于中而无所不为也。子能达此，虽斗鸡走狗于屠肆之中，搴旗斩将于兵阵之间，可矣。况仕乎？

#### 答愚中子问第三

无能子心友愚中子病心，祈药於无能子。无能子曰：病何？曰：痛。曰：痛在何？曰：在心。曰：心在何？愚中子告病已间矣。无能子曰：此人可谓得天之具，而神光不昧者也。

#### 鱼说第四

河有龙门，隶古晋地，禹所凿也。悬水数十仞，淙其声雷。然一舍之间，河之巨鱼，春则连群集其下，力而上泝。越其门者，则化为龙，於是拿云拽雨焉。河壖纤鳞，望之相谓曰：彼亦鱼也，而超变如此，岂与我拨拨然壖而游，戢戢然穴而藏哉！其一曰：惑矣汝之思也，夫天地之内，物之颁形者千万焉，形之巨细、分之大小相副焉，随其形、足其分，各适矣。彼超变者，河之时，波则与之惊，澄则与之平。意顺力浑，沈浮安定。及其思变也，连群而妒，泝瀑而怒，意挠力困，乃云乃雨。夫云雨来，随蒸润之气自相感尔，於彼何有哉。彼若有心於云雨之间，有时而堕矣。无心自感，又何功乎。角其上、足其下，与吾须鬣一也。吾须鬣而游，彼角足而腾，未尝不顺也。岂以吾壖游之无争、穴藏之无虞、人不知而害不加之，乐易其角足云雨之劳乎？

#### 鸩说第五

鸩与蛇相遇，鸩前而啄之，蛇谓曰：世人皆毒子矣。毒者，恶名也。子所以有恶名者，以食我也。子不食我则无毒，不毒则恶名亡矣。鸩笑曰：汝岂不毒于世人哉？指我为毒，是欺也。夫汝毒于世人者，有心啗人也。吾怨汝之啗人，所以食汝，示刑也。世人审吾之能刑汝，故畜吾以防汝；又审汝之毒染吾毛羽肢体，故用杀人。吾之毒，汝之毒也。吾疾恶而蒙其名尔。然杀人者，人也；犹人持兵而杀人也。兵罪乎？人罪乎？则非吾之毒也，明矣。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，又明矣。吾无心毒人，而疾恶得名，为人所用。吾所为，能全身者也。全身而甘恶名，非恶名矣。汝以有心之毒，盱睢于草莽之间，伺人以子快。今遇我，天也。而欲诡辩苟免耶？蛇不能答，鸩食之。夫昆虫不可以有心，况人乎？

## 答鲁问第六

无能子从父之弟鲁，求学于无能子。无能子曰：何学？曰：学行学文。无能子曰：吾不知所以之其言。曰：行行也，行其心之所善也；文仪也，饰其所行之善也。丧者本乎哀，哀行也，齐缞之服、祭祀之具；文也礼者，本乎敬，敬行也。升降揖让，文也。乐者本乎和，和行也，陶匏丝竹，文也。文出於行，行出於心，心出于自然，不自然则心生，心生则行薄，行薄则文缚，文缚则伪，伪则乱，乱则圣人所以不能救也。夫总其根者不求其末，专其源者不寻其流，汝能证以无心，还其自然，前无圣人，上无玄天，行与文在乎无学之中矣。

鲁他日又问曰：鲁尝念未得而忧，追已往而悲，得酒酣醉，陶然不知今，则不能忘乎酒矣。无能子曰：汝之忧、汝之悲，自形乎？自心乎？曰：自心。曰：心可睹乎？曰：不可睹。无能子曰：不可睹者，忧悲之所生也。求忧悲之所生且不可睹，忧悲何寄哉？忧悲无寄，则使汝遂其未、得还其已往，又将谁付耶？今汝随而悲忧之，是欲系风擒影也。汝无忧悲之所寄，而有味酒之陶然，不能自得，反浸渍於麴蘖，岂酿器乎？

## 第七

### 纪见第八

秦市幻人，有能烈镬膏而溺其手足者，烈镬不能坏，而幻人笑容焉。无能子召而问之，幻人曰：受术於师，术能却火之热。然而诀曰，视镬之烈其心，先忘其身，手足枯槁也。既忘枯槁手足，然後并从之。悸则术败。此吾所以得之。无能子顾谓其徒曰：小子志之，无心於身，幻人可以寒烈镬，况上德乎。

无能子寓于秦村景氏民舍，一夕梟鸣其树，景氏色忧将弹之。无能子止之。景氏曰：梟凶鸟也，人将家凶则来鸣，杀之则庶几无凶。无能子曰：人之家因其鸣而凶，梟罪也。梟可凶，人杀之亦不能弭其已凶。将凶而鸣，非梟忠而先示於人耶？凶不自梟，杀之害忠也。矧自谓人者，与夫毛群羽族，俱生於天地无私之气，横目方足、虚飞实走，有所异者，偶随气之清浊厚薄，自然而形也。非宰於爱憎者也。谁令梟司其凶耶？溢梟之凶，谁所自耶？天地言之耶？梟自言之耶？天地不言，梟自不言，何为必其凶耶？溢梟之凶，不知所自，则羽仪五色谓之凤者未必祥，梟未必凶。景氏止。家亦不凶。

樊氏之族有美男子，年三十，或被发疾走，或终日端居不言，言则以羊为马、以山为水，凡名一物，多失其常名。其家及乡人狂之，而不之罪焉。无能子亦狂之。或一日遇于藜翳间，就而叹曰：壮男子也，貌复丰硕，惜哉病如是！狂者徐曰：吾无病。无能子愕然曰：冠带不守，起居无常，失万物之名，忘

家乡之礼，此狂也，何谓无病乎？狂者曰：被冠带节起居、爱家人敬乡里，岂我自然哉！盖昔有妄作者，文之以为礼，使人习之，至于今，而薄醪固醇酎也。知之而反之者，则反以为不知，又名之曰狂且。万物之名亦岂自然着哉？清而上者曰天，黄而下者曰地，烛昼者曰日，烛夜者曰月，以至风云雨露烟雾霜雪，以至山岳江海草木鸟兽，以至华夏夷狄帝王公侯，以至士农工商皂隶臧获，以至是非善恶邪正荣辱，皆妄作者强名之也。人久习之，不见其强名之初，故讼之而不敢移焉。昔妄作者或谓清上者曰地、黄下者曰天、烛昼者月、烛夜者日，今亦讼之矣。强名自人也，我亦人也，彼人何以强名，我人，胡为不可哉！则冠带起居，吾得以随意取舍；万状之物，吾得以随意自名。狂不狂，吾且不自知，彼不知者，狂之亦宜矣。

### 固本第十一

五兵者杀人者也，罗网者获鸟兽虫鱼者也，圣人造之，然后人能相杀，而又能取鸟兽鱼虫焉。使之知可杀、知可取，然後制杀人之罪、设山泽之禁焉。及其衰世，人不能保父子兄弟、取鸟兽鱼虫，不暇育麋鹿鯢鮪，法令滋彰，而不可禁五兵。罗网教之也。造之者复出，其能自己乎？棺槨者济死甚矣，然其工之心，非乐于济彼也，迫於利，欲其日售则幸死。幸死非怨于彼也，迫於利也。医者乐病幸其必瘳，非乐于救彼而又德彼也，迫於利也。棺槨与医，皆有济救幸死幸生之心，非有憎爱，各谐其所欲尔。故无为之仁天下也，无棺槨与医之利在其济死瘳病之间而已。

角触蹄踏、蛇首蝎尾，皆用其所长也。审其所用，故得防其所用而制之，是以所用长者，不如无用。食桑之虫丝其肠者曰蚕，以丝自舍曰茧，茧伏而化，於是羽而蛾焉。其稟也宜如此，犹兽之胎、鸟之卵，俱非我由也。智者知其丝可缕，缕可织，於是烹而缕之、机杼以织之、幅而绘之、绘而衣之。夫蚕自茧将为蛾也，非为乎人谋其衣而甘乎烹也，所以烹者，丝所累尔。烹之者又非嫉其蚕也，利所系尔。夫兽之胎、鸟之卵、蚕之茧，俱其所稟也。蚕所稟独乎丝，丝必烹，似乎不幸也。不幸似乎分也。故无为者无幸无不幸，何分乎有为？善不必福，恶不必祸，或制於分焉。故圣人贵乎无为，埴蚁井蛙示以虎豹之山、鲸鲵之海，必疑熟其所见也。嗜欲世务之人，语以无为之理，必惑宿於所习也。於是父不能传其子，兄不能传其弟，沈迷嗜欲以至於死，还其元而无所生者，举世无一人焉。嗟乎，无为在我也，嗜欲在我也。无为则静，嗜欲则作。静则乐，作则忧。常人惑而终不可使之达者，所习症之也。明者背习焉。

### 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阙